

樂

山

集



樂

山

集

樂山集

樂山集

卷一

一

雲南
圖書館
藏書
版

原序

人生至七八十歲所見所聞十歲所貢中間適四方授徒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今也四無不處也於人則縉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而又古猶今老矣窮居故廬課孫日不異予年七十有二於其兩言皆嘗驗之憶自弱冠爲諸生習舉子業數就試鄉闈晚充歲貢中間適四方授徒謀衣食於地則官閣高閤市廛村舍無不處也於人則縉紳士庶工商技藝之流無不接也今老矣窮居故廬課孫自怡或取殘編斷簡讀之遣日家距城五六十里時入訪者宿親友話平昔交游道情慤敘歲豐歉風俗醇漓先是

鄉里人往往稱述縣公王樂山明府之爲政爰思乘便訪
謁廣見聞比至果有異觀揭示教令則勵士讀書明道勸
民耕桑戒游食而非催科操切之語也登其堂所延納皆
章甫逢掖之徒而非商販優伶也行其廊音之達於外者
佔畢聲琴聲而非珠盤布算子也入其室鱗次櫛比皆經
史百家圖籍而非博具酒籌也嘻予之耳目七十年來至
今日而改其聞見矣旣承篤念老儒展授餐之禮因得聞
緒論且備讀著作其制義數十首先爲從游諸子刊布曾
於鄉里塾中讀之已驚其爲師經稽古闡道淑世之言特
假制義之體以傳今諸子復取所撰說緯及各體古文開

雕謂予業儒最早屬爲集序夫予何人而敢序樂山先生之集哉顧嘗授徒謀衣食授徒必先經後史佐以百家以故皆涉獵之而古今文集亦時時泛覽及讀樂山集則亦如其爲政能使七十年之耳目改其聞見焉夫制義乃世儒弋獵科名之具而樂山制義且爲師經稽古闡道淑世之言而況於古文乎哉然則先生之文卽先生之政予之序亦序其爲政而已齒暮智昏不能爲腴辭書此以應諸子

嘉慶甲戌仲秋月部配武鄉李中敏頓首撰

原刻編訂校刊門人姓氏

弓 檀樹園 沁州

韓德棊薦馨 以下武鄉

李企英叔懋

王夢符德充

陳丙南象離

程 翼璧橋

王夢聘莘菴

李遵先叔敬

樂山集卷一

浪穹王崧伯高

舊名藩號酉山

著

門人武鄉

程 費璧橋

編訂

李企英叔懋 王夢聘莘菴

辨物上

人與物皆物也別乎物而爲人
不以其形以其實如以形而已矣
爲鳥之形者一物也爲獸之形者一物也
爲鱗介草木之形者各一物也
爲人之形者亦一物也混而不可分矣
以其實則鳥不同於人獸不同於人
鱗介草木亦不同於人分而不混矣
故人物之別以其實不以其形然則

人之類衆乎物之類衆乎曰人衆曰物之類或飛或走或潛或植不可勝窮人一而已謂人衆者非也曰人分以實物分以形分以形者易知分以實者難知飛者無不知其爲鳥走者無不知其爲獸潛者植者無不知其爲鱗介爲草木若是者何也形也人則不然賢具此官骸不肖亦具此官骸知與愚莫不具此官骸一其形而千萬其實人之類衆乎物之類衆乎形人而實亦人爲賢爲知形人而實鳥獸爲不肖形人而實鱗介草木爲愚人之形一而類衆物之形衆而類寡人之類衆而人寡物之類寡而物衆分以實者豈易知哉故曰知人則哲

辨物下

物以漸而降以降而殊天之巍巍非物乎孰比之聖曰配
天聖可比之配天則降乎天矣置一物而復取一物較之
謂此物與彼物相同可也謂此物即彼物焉不可也是故
堯曰則天而堯已降乎天舜曰協帝而舜已降乎帝降則
殊矣聖人者天人之轉關也亞乎聖者其賢乎其於聖也
亦若聖之於天也已介乎賢不肖之間者其中人乎中人
而下則不肖不肖而縱情性恣睢則克頑相去不甚遠漸
而降降而殊焉克頑之人近乎獸仁慈之獸近乎人克頑
之人人獸之轉關也麟不踐生草狗馬戀其主人耶獸耶

獸似乎人矣與猩猩母猴之獸而人形者皆人之漸降而殊者也似乎人而獸與不似乎人而獸獸之漸降而殊者羊豕虎豹之屬是矣禽之與獸類也禽之知能不及獸亦漸降而殊也鳧鷖谿鴉禽而狎乎水魚鼈蝦蟹亦幾似之魚鼈蝦蟹之蠢動無以大過乎尺蠖蟻蝻蟋蟀蚯蚓之蟲桂有蠹桑有蝎腐草爲螢蟲也而生於草木其於草木何殊乎則草木其漸降也動植之轉關也草木有苑即有枯枯則隣於土石土石而降焉微塵也已物至微塵止矣執微塵較天其所殊不可以道里計而推其類差其等亦遞降焉而已矣

曰太易曰太初曰太始曰太素列禦寇之言吾無從質之矣若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先氣化後形生其義昭然而鷄與卵之孰先孰後不待辯而自明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吾觀萬物之自然而生有取於王充氏之言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吾觀萬物之同生而異類有取於崔豹氏之言狴狴形笑亦二足而無毛人之所以爲人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吾觀動物之中惟人爲貴有取於荀卿氏之言木處榛巢水居窟

穴禽獸有芘人民有室各以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吾
觀萬物之並育有取於劉安氏之言一伍之長才足以長
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
以王天下者也吾觀古之建侯蒞衆有取於仲長統氏之
言有天地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人民著焉有人民而智
愚賢否判焉有智愚賢否而尊卑貴賤定焉有尊卑貴賤
而政教出焉斯固上古之大畧矣柳宗元氏之論封建也
本於墨子尙同之篇而倒置之墨翟曰古者民始生未有
政刑之時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有

餘力不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
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
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一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
君諸侯國君既以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
者置立之以爲正長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柳宗
元曰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
毛羽莫克自奉自衛必將假物以爲用假物者必爭爭而
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
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
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
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
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
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
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
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春
秋傳載芊尹無宇之言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墨氏始本諸
此乃天下治定後之制而亦似是而非柳氏謂封建非聖
人意所言何異糞土其推原封建由起頗有所合而義但
取相爭抑猶疏而未盡也韓愈氏原道之篇歷舉古聖人
爲君爲師之所制作詳矣夫人民之居處服食器用文物
至唐虞而大備而其先固必有創爲之者其創爲之又非
一人一世之悉具而必有其漸是故有定三辰分晝夜者
焉有相山川畫區域者焉有制干支辨五行者焉政教君
臣有所起也飲食男女有所始也由是而粒食而宮室而
衣裳車馬舟楫書契而城郭丘革冠婚喪祭以至於百爲